

從沙漠到海洋

葉克·董均·倫作·夏風畫



大博衆書店印行

從沙漢到海洋

葉克·董均倫作

夏風插圖

大連大眾書店印行

從沙漠到海洋

作者 葉克·董均倫

插圖 夏風

出版者 大眾書店

總店 大連天津街一三三號
分店 旅順·金縣

印刷者 大眾書店印刷廠

民國卅七年七月初版

一—三〇〇〇

目次

第一編 塞上風光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 一路上 | (三) |
| 二 定邊城 | (六) |
| 三 騾馬大會 | (八) |
| 四 鹽場堡 | (一一) |
| 五 塞外練兵場 | (一三) |
| 六 塞外的教堂 | (一五) |
| 七 塞上女豪傑 | (一七) |
| 八 西官府 | (一九) |
| 九 舍力廟 | (二二) |
| 附錄：戰鬥在草原上 | (二五) |

第一編 東行散記

- 一 過黃河……………(三三)
 - 二 「游而不擊」的答案……………(三四)
 - 三 鉤子軍……………(三六)
 - 四 古詩裡的傳說……………(三七)
 - 五 王和鎮的鑛工翻身……………(四〇)
 - 六 太行區的標語……………(四二)
 - 七 趕牛車的人……………(四三)
 - 八 故鄉的消息……………(四七)
 - 九 一條雪白的線毯……………(四八)
 - 十 躲雨……………(五〇)
 - 十一 高粱地裡的帶槍人……………(五三)
- 附錄：陝北婚姻習俗雜記……………(五五)

第一編 塞上風光

董均倫著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
PHYSICS DEPARTMENT

(一) 路上

十月十七日晨，我和高述先同志，由延安出發，當時漫天大霧，對面不見人，沿着溝岔走了二十多里，太陽才出山，路旁的木牌上寫着：「裴莊鄉」。我們在這里吃了早飯，又上了馬，正是雲消霧散，河那邊的山下，紅黃色的秋林里，露出一幢幢的小屋，一路上看到紡織廠、難民工廠、造紙廠、皮革廠，可算作邊區的工業區。當夜宿在西河口，這里離延安正一百里。第二天，一大早，又出發了。到處像撒了一層白粉子，好大的霜，冷得我直是打戰，我牽着馬走，還是冷，直到晌午才熱起來，像南方的春天，使人沉醉，人聲、鳥語，打破了深溝的沉靜，山上，盡是密密的柏樺和杜梨樹，真是好看。走了五十多里，碰見一位帶槍的同志，他騎一匹棗紅色的馬，我問了他，知道他是南泥灣工兵營的。我倆拉着話，他突然下了馬，把槍端起來，小聲的說：「野鷄」。我還沒來得及看，野鷄已經落地了。我說：「打得準。」他提着揀回來的野鷄說：「在樹梢上，這死目標，好打。」一路上，他問我學文化的方法，我沒有好法，只叫他多讀、多寫。這時，我們所走的路，右邊是錯雜着的樹枝，左邊是懸崖，往下一看，好像萬丈高樓。晌午，我們翻過一架叫桃莊灣的大山，上下有二十里，山上有一家小飯舖，原是橫山逃難下



來的，如今生意好，賺了錢，成了「新發戶」。山下的路，穿過樹林，再往前走，是大深溝，兩旁的樹枝遮住頭頂，有一段很長的路，成年照不到陽光。我們走出深溝，又是大平川，在這條川的石崖上，一孔一孔的窰子（也叫崖窰），有高三十多丈的，老百姓在舊社會，爲了防止土匪和白軍的搶劫燒殺，把梯子抽掉，躲在窰子里。這一天，我們宿在志丹（保安）。

第三天，走了五十多里才有賣飯的。路上偶爾看到的村莊，也不過兩三家。他們生活得倒自在，把牛羊放在山坡上，人們在地里收秋。我們總在深溝里走，除了馬的蹄聲，和鳥叫，

就聽不到別的。到桃莊坨，看到半山坡上有座破舊的石窖，據說從前是一個土豪的住宅，在新社會里，石窖也和它從前的主人一樣的頹廢了。又趕了二十多里，有一架大山，同行的老鄉說；在舊社會，這山上時常有強盜出沒，單人不敢過嶺，於今新政權建立了，就是提着金子也沒人搶的。我們每天翻高山，走深溝；每天鷄鳴起身，日落停馬，都非常安靜。

第五天，一過孫克驥嶺，景緻全不同了。不見河，沒有樹，不是山，全是墩，好像北方人蒸的饅饅，上面長着短草，紫英英的，我的馬，踏！踏！踏！的過去，忽然跑出一隻狐狸，高同志拿出槍來，狐狸已經不見了。馬不停蹄的跑，當夜歇在秦家灣。我照常洗臉漱口，高同志說：「這搭的水，困難着哩！」我問了他，才知道這里都用窖水，下雨時把水引到窖里，也有打的井，深四十多丈，我走去看，一滿黑洞洞的，看不到底。店家說：「這搭，有米缺水。」於今民主政府號召和幫助人民打井，水是够用的了。第六天，我們起身得更早，圓圓的月亮，還高掛在西方。走了十里多，東面的山窪里冒出火紅的太陽，照得人馬興奮，往前看，呵呀！望不到邊的草地，一滿是駝色，「真好呵」！我讚賞的說，一面新奇的看着，三三五五的黃牛，在吃草，遠遠的有一家農舍，農夫在門前秋翻地，到處發出一種清新的氣息。我們直往前走，一群群的鳥，飛過頭上，又唧唧啾啾落草里去了。人在這樣美麗的大自然里面，真感到生活的幸福。我們越走越像在原地方，黑烏烏的天邊，好像在跟前，但總是走不出草地，一直趕了七十多里，遠遠的望

到萬里長城了。長城後面有着金黃色的沙梁，我打馬跑去，已經找不到路了。到處都一樣的沙梁，只有個別地方，一潭水，周圍長着淡綠色的草，我下馬捧了一口，鹹的很，又吐了。在這無邊的沙窩里，走了二十多里，才看到塞上的古城——定邊，我們進到城里家家戶戶已經掌燈了。

(二) 定邊城

定邊，古鹽州地，宋時曾淪於西夏，祥符初築城，清雍正九年設縣，故名定邊。城垣周圍約六里，位置在延安西北六百五十里，北靠長城，地處沙漠，居民漢蒙雜居而漢人最多。

這裏的氣候，真是奇怪：「早穿皮襖，午穿紗，圍着火爐吃西瓜。」就可說明一切了。我來以前下了一場雪，可是西瓜還在上市。

陰曆八月，這裏的人就把棉褲穿上了。彷彿別處的初冬天氣。年時，八月二十五日，下了一場大雪，雪止天晴，平地積雪也有一尺多深，怪不得唐詩上說：「北風捲地百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飛雪。」陰曆四月塞上還下雪，七月就下霜了。這裏的人民，勇敢好武，舊政權統治時代，老百姓和舊軍隊常發生衝突，自革命政權建立，軍隊和百姓的隔閡消除了。八路軍「擁政愛民」。老百姓「擁軍」。這裏的人常說：「定邊縣有三寶，鹹鹽毛皮甜甘草。」三邊的居民生活，大半依



靠這些特產。真是「一方水土，養一方人。」在城西北二十五里，有鹽場堡。這一帶有鹽地八處，五處在長城里，三處在長城外。長城里是花馬池、澆泥池、蓮花池。長城外是苟池、北大池、波羅池。所產的鹽，粒大而白，和海鹽相似。供給陝甘寧綏四省人民食用。在鹽池里還有鹽根，形狀是立方結晶體，內嵌有黑泥，其味較普通鹽鹹一些。過去聽說：「西塞鹽根，可以療胃疾。」我問當地人，有這樣的用處：「療胃疾，治疔腫，開水沖服，奏効。」「目昏常洗，即生光明。」「暴發火眼，頻洗退紅。」這真是一寶。

皮毛才是三邊出產的大宗。有羔皮、二毛皮、老羊皮、次爲狐皮。在大城市所常見的「西路貨」，就是這裏的皮毛。

毛有駝毛、羔子毛、春毛、秋毛、和羊絨。春

毛毛細而長，絨性大，較秋毛煖。秋毛毛粗而短，絨性小，較耐久。秋毛比春毛稍貴些。羔毛是縫皮衣，裁下來的皮渣子。硝皮作坊從前把它都扔丟了。於今大家爭着買，就是剪皮渣子費事，打出的毛衣，却比其他毛的都好，色白而煖。綿軟如絨。這樣美又多的毛，現在只有二家毛織廠。這二廠都能織毛呢和毯子。所製的毛呢，可與大都市的西裝料子媲美。好東西太多了。甜甘草也是一寶。戰前，在平津中藥舖里所見到的甘草，頂粗的也不過像大姆指粗。在這定邊的沙原上挖出來的甘草，竟有大如蘿蔔粗長一丈多的。核桃粗的很平常。這樣富足的地方，過去黑暗官僚統治，人民被壓搾太甚，老百姓叫苦連天，歌謠里唱：「定城外一片沙，不賣淫吃什麼？」那時候，男子抽洋烟，當街躑子，女人賣淫養活全家。八路軍一來，情形就變了。人都有了事做，城里新開的舖子，比前幾乎佔一半，大街上，一天擁擠着人，駱駝成群結隊的把出產運到別處去，女人們在紡毛紡棉，城里現在不但沒有娼妓，就連串閑門子的女人也很少見了。

(二) 驢馬大會

我到定邊，正趕上驢馬大會，這裏每年的三、六、九月，都舉行盛大的驢馬會。

春夏的驢馬會，不及秋季的熱鬧，因為牲口在秋季正長膘，人們都願意在這個季節買賣牲

口。

趕會的期間，家家張燈結彩，人們都去趕會。街上的人擠不動，商店裏面，大街兩旁的貨攤上，都有人在擠着。小孩子更是在人群裏擠着。我出了東門，往前走，就看見騾馬大會。會場在一塊大平灘上，趕會的人，從裝束上可以看出他是那一民族的。戴白帽的大半是回民，穿靴子、袍子、腰繫綢帶的是蒙民。會場周圍，賣蕎麵餛飩的，賣炒揪麵的，拉洋片的，……各種聲音吵作一團，人的眼睛，不知看什麼好。一字兒排開的駱駝，在昂着頭，遠處的黃牛，好像擺下的一片棋子，南面黑黝黝的騾子和毛驢，沒人去看牠們。大家樂意看的，是跑馬。東面馬一跑，人們哄的擠去了。忽然北面又圍攏着人，那是又有跑馬的了。中午，正是「圓會」，人來的更多了。一個蒙古青年，騎一匹高大的馬，他後面跟着二十幾匹馬，輕快的跑過來，接着，年老的蒙人，蒙古少女，都領着馬群進了會場。看到他們騎馬的熟練，好像坐在椅子上。在那邊草地上，有一匹白馬，在大跑着，馬上的騎者，雙手勒着繮，身子貼着馬背，又有一匹馬，從後面趕上來。牠們爭着往前跑着，刮嗒刮嗒，好像地面都顫動了。

人說，這還不是好馬哩。不一會，一個戰士同志，騎一匹大紅馬來了。這馬一看就不同，頸上披散着長的鬃毛，挺着耳朵，臀部和腰窩都很肥大，騎者把腰一躬，牠便飛跑起來。這馬就是不一樣，趴開奔子，後蹄總是踏在前蹄的印上。有好馬的人，都自動到場上賽跑。這時，又來一

匹馬，牠們並排站着，這是賽跑的預備。人們都望着牠們，牠們沒有號令，驕的跑起來，刮噠刮噠，馬蹄子踢起土，牠們跑的真是快，一會兒就跑遠了。轉回來，馬噴着鼻息，吐着口沫，他們不分勝負的停住了馬。這時候，又到場上兩匹馬，人說，這是『走馬』。走馬是最好的馬了。一個穿青袍的中年蒙民，魁梧的跨在馬上，和他並立的是一個回民的老者，頭戴白布帽，身穿青夾襖，紮着腿帶，好像舊小說里所描寫的綠林豪傑。沒有答話，牠們就馳去了。牠們跑得快極了！猛然一看，簡直感覺不到馬蹄子下面還有地面。牠們好像在空中飛跑。馬的身子，四平八穩，怪不



得叫做『走馬』了。跑了一陣子，別的好馬又來了，又是跑。數不清有多少好馬在場里跑過。時候不早了，跑馬的下馬了。買馬的都跑到他們跟前去了。這時候，買馬的人，向馬主捏指頭，作『討價還價』，一匹匹的馬叫人買去了。太陽西斜了，人們都往回走，蒙民們把賣了的馬，買了布匹和日用品，笑謎謎的又騎着馬回塞外去了。

(四) 鹽場堡

當我看到鹽場堡，首先跳進我眼里的，是一片大湖水，那水藍得和海水一樣，我走近一看，景緻更美了。

湖水由東北而向東南，是橢圓形的，周圍正正十六里，四下全是沙窩，萬里長城也沿着這湖水伸展到寧夏去了。湖的當中，有一條人行道，走在上面，往北看，一片藍，水面上浮着一群群的水鴨，野雁也時而低飛下來，牠們掠過湖心又飛去了。在西北面，盡是鹽場子，好像南方的稻田，一方塊一方塊的，一直排列到看不見邊的遠方。東面遠遠地像一條帶子的長堤，在那濛着雨水。鹽田中間，有人在往鹽壩里灌水，我走去看，一個鹽壩里，約有二寸水，他們就不再灌了。這時候，走來一些拿木磨的，他們圍圍地，把鹽壩里磨平了。一會兒，水也澄得清清的，太

陽照過來，整個鹽田，閃着金光。我走在兩天前獨下的鹽壩，里面正漂着鹽花，好像剛落下的雪花。又有一些鹽花已經沉底的鹽壩里，一片白，幾百人在打鹽，有的在扒鹽，扒開的鹽，就是我們日常所吃的鹽了。

我又去看生鹽根的鹽壩，在半尺深的泥底下，有一層板渣，這板渣下面，還有一尺多深的泥，這層泥的浮頭，有二寸不見太陽的陰鹽，再底下就生着鹽根了。打鹽的人說，塞上的鹽池，只有這鹽場堡老池生鹽根。因此人們說它是三邊的寶貝。

我走上萬里長城，看到鹽池的全景，這時正吹起晚風，湖水起着波紋，沙灘上幾百牲口在馱鹽，打鹽人往回走了，西天上一片紅，和地下的鹽田，互相輝映，好像是一幅水彩畫。

在這鹽池附近，硝鹹滿地，不長莊稼，所住的鹽戶，就依靠打鹽和挖甘草。他們都是從邊區外逃來的難民，他們有的只一年工夫，日子就過好了。他們都住在堡牆下的窯洞里，我

